

第三九一冊

明倫彙編

人事典

富貴貧賤部

貧富部 貴賤部

富貴部

貧賤部

榮辱部

升沉部 窮通部

患難部

遇合部

(卷)

七

六

充

七

三

三

七

七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人事典

第六十七卷目錄

富貴貧賤部總論

禮記 曲禮 坊記

孔子家語 居節解 六本

孔叢子 抗志篇

韓詩外傳 富貴弗惡於貧賤

淮南子 原道訓

桓寬鹽鐵論 毀學 褒賢

性理會通 力行

富貴貧賤部紀事

富貴貧賤部雜錄

人事典第六十七卷

富貴貧賤部總論

禮記

曲禮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

懣

馬氏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懣性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坊記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約者不獲恣則有羨彼之志故約斯盜驕者不能遏則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而為之節文富者不以有餘而慢於人貧者不以不足而窮其身貴者不以在上而慊於物皆由有禮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欽方氏曰賤不食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此亦辭富貴之道也

孔子家語

居節解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可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大而不犯於義

六本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

孔叢子

抗志篇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韓詩外傳

富貴弗惡於貧賤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

淮南子

原道訓

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溔海裔馳騁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治朗奇麗激珍之音揚節衡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治潢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佚流湏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於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採桑為樞上漏下濕潤浸北房雪霜漢澌浸潭菰蔣逍遙於廣澤之中而徜徉於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懣而

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鵲之啁啾豈嘗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

毀學

桓寬鹽鐵論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俸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龜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好義亦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觀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嘆知荀息之圖之也知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孤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號襄子以城壤誘知伯知伯身禽於趙而虞號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穽食於縣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鵲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鵲俛啄腐鼠見鵲鵲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鵲嚇鵲乎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

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遜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縣門腐鼠何辭之鄙倍而悖於所聞也

文學曰聖王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養賢能者受之養賢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太山鵲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太山之鵲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攘攘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姬不擇遠近商人不醜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於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闕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騁過九軌二翮翔萬仞鴻鵠騁驪且同侶况跋辟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殉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叔孫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卑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食養期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鬻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

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事百乘曾不足以及載其福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飢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衡任於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知士隨而愛之知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避害而後求祿夫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鳥鵲魚鼈食香餌而後往飛奔走遯身屈體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滅復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

大夫曰文學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潔言儼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陳勝釋輓輅首爲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同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爲臣孔甲爲涉博士卒俱死陳爲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爲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爲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爲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爲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治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爲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爲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榮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汚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鮮小取大鷄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給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辨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况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閭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

之不屈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林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恤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賢鄙非患儒之鷄廉患在位者之虎飽噬咽於求覓無所了遺耳

性理會通

力行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己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限履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富貴貧賤部紀事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羶膝履躑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紉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者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車馬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衡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于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戰連騎炫煥于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棧樞之士耳伏軾搏衡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抗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富貴貧賤部雜錄

禮記儒行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

論衡問孔篇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于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為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為不以其道

東谷所見貧賤不如富貴耶抑富貴不如貧賤耶人莫急于溫飽靡衣華飾固美矣然補破遮寒其為溫則一也甘味盛饌亦佳矣然糲食充饑其為飽則一也溫飽之餘何必羨富貴哉彼委積愈厚鞭算愈切鬚鬢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器用服飾易嘗見其厭足為子計又為孫計惟恐其不克紹日間飲膳失期會夜亦不能甘寢貧賤者不如是之勞苦也肥甘沈湎乃致命之媒粉黛綠皆喪身之具動由順境難禁推挫少不如意或飲氣嘔血而暴亡素處索養不耐風霜稍有感觸雖良藥有所不能療貧賤者不如是之脆弱也今人致富召怨事多或有意外懷璧

其罪水火盜賊災禍戮辱其終必不能免官爵雖高冰山亦險疽臨烹戮載在史冊者不可枚數貧賤者不如是之驚危也富貴者勞苦貧賤者清閒富貴者脆弱貧賤者堅固富貴者驚危貧賤者安泰執謂貧賤不如富貴邪吁富貴而做忽貧賤惑之甚也貧賤而諂富貴惑之尤甚也

省心錄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之一瓢也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富貴者奢侈相尚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于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者少而衣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

筆囑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濟矣是以羣衆之中漠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或有不得于心寄言咏歌之間陶寫性靈而已病榻寤言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及臨命終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無所不有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夫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又曰富貴貧賤所處不同至三者緊要處則一曰老病死以愚觀之則富貴之于斯三者反不若貧賤者之無係累也向子平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然就是以觀則生不如死亦可知矣

芥隱筆記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文選曹顏遠詩又見晉書殷浩傳蓋用慎子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

兄弟離語

宵練匣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難綴故謹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于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于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于惡也

槎菴燕語貧賤時不可輕于受恩當思酬報之難富貴時不可濫于市恩當思應付之難

安得長者言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人事典

第六十八卷目錄

貧富部總論

書經

韓詩外傳

鹽鐵論

法言

貧富部藝文

辯施

貧富部紀事

貧富部雜錄

貴賤部總論

羅隱兩同書

貴賤部藝文

車馬行

感興

貴賤部紀事

貴賤部雜錄

人事典第六十八卷

貧富部總論

書經

洪範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注五福以壽爲先雖壽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

六極四曰貧

韓詩外傳

論貧富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于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泰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實賜一二籌冊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者能籌之夫子貢之廢著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人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濬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于車濟江海者因于舟公輪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室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爲金鐘大鐘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于歷山思不及州里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思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于天物布于地知者以行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于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于當世富者交焉貧者澹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飢寒之患顏回屢空于窮巷當此之時迫于窟穴拘于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伎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能榮誘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于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于知伯之芻豢子

思之銀佩美于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殺干木之間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于仁充于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法言

學行篇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饒矣曰彼以其饒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

貧富部藝文

辯施

梁劉勰

山阜非爲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栖之江湖非爲魚聚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爲人積財財積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令富而儉吝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疎慢非行之失彼情變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

水淪沒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遇之富而賑物德不爲難貧而儉蓄行非爲過天之道損有餘之人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鳥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餅丐水執椎求火而人不悵者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得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輟口而惠人衣不蔽形何得露體而施物非性儉慳不足故也饑饉之春不賑朋戚多稔之秋饗及四鄰不賑朋戚人之惡惠及四鄰人之善蓋善惡之行出于性情而係于饑饉也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饑乏則仁惠廢也相馬者失在于瘦求千里之步虧也相人者失在于貧求恩惠之迹缺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賣覺業望人信之實爲難矣

貧富部紀事

韓子難一篇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貴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食以便治也管子輕重丁篇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

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今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蠶巨雄翡翠小鳥皆歸之宜唇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蠱蛇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遊水上彈翡翠小鳥被于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賤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楚語闕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實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于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勸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不恤而蓄聚不厭其

速怨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
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
賢于成靈乎成不禮于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
不顧于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
顧甚于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
子常奔鄧昭王奔隨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
室老宗人立投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
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哉詩曰慎爾侯
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晉語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
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
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
器宣其德行順其惠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
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
侈貪欲無執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于難而賴武
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
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
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
宗滅于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
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
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
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
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
子之賜

新序刺奢篇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從鐘石
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
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一二士曰顏回茲無靈
者使吾邦家安乎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于此
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
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新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
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
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
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
闕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
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
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
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新于韞丘之下
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
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
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
天而嘆闕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
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
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
曰肅肅鵲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戢稷黍父母
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吳語越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句踐問戰胥
問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
者吾子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申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
淮南子精神訓子夏見曾子一躍一肥曾子問其故

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
者心戰故矐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
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
情心鬱蹙形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
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
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
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夫豈
為貪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
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
若能使無有盜心哉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端木賜字子貢家富累千金常
結駟連騎以造原憲原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
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衍然有自得之
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
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
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
于齊
孔叢子陳士義篇枚產問于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
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
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
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
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資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
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
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
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
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

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間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

列子天瑞篇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獲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乎此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金樓子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顧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顧百常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

史記陳丞相世家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及長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

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

漢書鄧通傳通蜀郡南安人也文帝說之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于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卜式傳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不報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牛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于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

拾遺記鄧那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爲昌邑中尉奕世衰淩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于洛陽市傭書美于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於陳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華而得富溥先時家貧并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庚一十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積善降福神明報焉
述異記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千貧民家富者則不

雨矣

世說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麗衣皆紗羅綺綉綉綉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晉書淳于智傳上黨鮑瑗家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出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

搜神記周墮墮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臥夢天公過而哀之勅外有以給與司命按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爲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常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糜粥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界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富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于周家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祝曰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爲我福也即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

餉遂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貨財萬倍獨買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竊鉤與買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買數罹窮厄不爲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于是齋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幽明錄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所向如意田蠶並收家遂富

海陵人黃尋先居家卑貧常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皆拾而得之尋巨富錢數至千萬

異苑張末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爲富室逾年因雨騰躍而去於是生貨日不暇給俗說云與龍共居不知神龍效矣

宋書戴法興傳法興家貧父碩子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

北齊書漁陽王紹信傳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貴其閭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

獨異志元宗朝宰相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令號哭曰公命未終我得知之語曰公清儉而廉潔寢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燕公同時爲相張納貨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胥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固

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鼓鑪爲說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匹哉言訖復絕

唐書馬燧傳燧子棠燧燧沒後以貲甲天下燧亦善殖財家益豐晚爲豪幸侵又彙妻訟析產員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納田產至順宗時復賜之中官往往逼取燧畏不敢受以是因窮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亭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故當世視燧以厚畜爲戒

撫言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頗赴舉頗富肇貧郡牧饒頗甚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刺史以下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日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

清異錄呂園貧秋深大風鄰人朱錄事富而輕園後疊小紙擲園前云呂園洛陽人也身寒而德備一日吼天氏作孽獨示威于園

宋史范杲傳杲知制誥家貧貸人錢數百萬母兄聯性嗇嘗爲興元少尹居京兆殖貨鉅萬親故有自長安來者給杲曰少尹不復斬財物已揮金無算矣杲聞之喜因上言兄老求與京兆以便養太宗從其請改工部郎中罷知制誥杲既至而賄吝如故且常以不法事干公府杲大悔杲不善治生家益貧杲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人皆笑之

揮塵後錄李撰字子約毗陵人曾文肅在真定李爲教授家素窮約夫人嘗招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預席宋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婦所服浣衣不潔清各攜其子俱來宋之子眉目如書衣裝華煥李之子悉甚然悉皆絃誦如流左右共

明倫彙編人事典第六十八卷貧富部

晒之夫人笑曰教授今雖貧諸郎俱令器它時未易量提刑之子雖楚楚其服但趨走之才耳子約五子四登科三人至侍從二人爲郎彌綸彌大彌性彌遜彌正也宋之子沒止於閭門祇候果如夫人之言

管曝偶談東陽陳同甫嘗與客言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今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胡盧而退

貧富部雜錄

禮記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天下其幾矣按注天下其幾言此不多見也

古諺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荀子修身篇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

淮南子齊俗訓且富人則車與衣纂錦馬飾傳旆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

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多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鼃口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說林訓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

論衡量知篇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貧人富人並爲賓客受賜于主人富人不慚而貧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別通篇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中所有裨匱所贏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中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

搜采異聞錄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目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習以爲常而不察之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其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寓簡杜子春苦貧遇老人於西市與錢三百萬用盡又與一千萬復盡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悛貧在膏肓矣園叟張老與韋義方金二十鎰又與一故席帽令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李生遇二舅令持拄杖於波斯邸取錢二千萬世間有如許開錢而貧者求一箇不可得張景藏謂馮元常于相法取錢愈多則官愈進婁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敗盧懷慎雖貴尚貧死忽復生曰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貧富信有定命也哉

木几冗談義則捉襟見肘不妨爲富不義則高車駟馬不失爲貧
槎菴燕語世路違順之境貧難而富易家庭骨肉之間貧易而富難

貴賤部總論

羅隱兩同書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爲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上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爲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爲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爲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蒞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

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於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陛軫慮肝食與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臥黃軒致順風之請潁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鯀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况天子厚載之恩而爲百姓所薄者哉蓋不思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豈徒爲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王之餘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賤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城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滿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數帛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韋洛風塵處冠蓋相填咽多稱魏其冷競隨田蚡熱
輪輝白虎第珂聚黃金穴獻酒悉葡萄酬言盡飛鐵
東都蛇已鑄西山綬應結期集類蒸烟晚至如吹雪
子雲爾何事門巷無車轍

貴人昔未貴咸願顧寒微及自登樞要何曾問布衣
平明登紫閣日晏下彤闥擾擾路傍子無勞歌是非
貴賤部紀事

論衡書虛篇夏后孔甲田于東冀山天雨晦冥入于
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
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折轅斧斬
其足卒爲守者

晉書魏舒傳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
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
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
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梁書沈顗傳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
咽顗不至其門勃就見顗送迎不越于閭勃嘆息曰
吾乃今知貴不如賤

梁苑王顯與唐太宗有舊帝微時嘗戲顯曰王顯抵
老不作爾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爾
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
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
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官更取
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夢溪筆談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嘗言其祖貽未侍
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巖藥遂
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于坐間求爲朱巖奏官
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
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
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巖制下之日而
巖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巖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
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
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舉卒一四門助教而
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

灑水燕談錄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
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攜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
待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上岸上一人衣冠
熟睡草間詢之知爲馮也即拜曰他日貴顯幸勿忘
具以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曉與共載
入郡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

過庭錄丁石舉人也與劉莘老同里發貢莘老第一
丁第四丁亦才子也後失途在教坊中莘老拜相與
丁線見同賀莘老莘老以故不欲延辱之乃引見于
書室中再三慰勞丁石丁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
今貴賤相去如此本無面見相公又朝廷故事不敢
廢誠負慚汗線見因白啓相公曰石被相公南巷口
頭擲下至今趕逐不上劉爲大笑

隨手雜錄陸彥回爲眞州通判一日疾幾卒幕官諸
人白郡爲下致仕狀狀附遞即安明日遂出聽事而
不知乞致仕矣諸人遂密告其妻其妻遣老嫗詣州
且言朝奉到官未久與同官初無怨仇諸人皆作官

養老幼獨朝奉令致仕何耶郡主與諸人厚賂健步
赴遞後八日狀回乃白陸陸欣然欲具會以集同寮
是夕病復作乃卒

松江府志青村陶應炎治生大穰因欲求一官適闕
下計會近臣引見世祖命脫帽相之但曰江南富人
也賜馬漣三金鍾而已近臣爲之請帝曰議官之未
幾帝崩大德初始授徽之休寧權茶提舉卜日上官
僚吏率音樂款門迎導至則死矣同邑有曹元珍者
由鹽司佐史注縣吏時吏祿以賄干縣尹郭也先不
花知元珍久不得賦祿遂首拔之元珍喜告祠堂然
後出趨事忽中風墜地不能起起而郭去官終其身
不得升斗祿是皆可以爲不知命而妄求者戒

貴賤部雜錄

易經屯象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繫辭上傳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禮記曲禮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
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曾子問賤不誅貴禮也
周禮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辨其貴賤
祭統夫祭有十倫焉見貴賤之等焉
鴟冠子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

遛狗編賤人身子值錢及多大貴人不值一文錢問
何故曰無債

富貴部彙考

書經

禮記

周禮

爾雅

富貴部總論

孝經

孔子家語

孔叢子

說苑

韓詩外傳

無能子

冊府元龜

周子通書

清暑筆談

富貴部藝文一

貨殖傳總敘

貨殖傳序

富貴部藝文二

相逢行

贈郭駙馬

寓言

李監宅

古意

放歌行



富平侯

少年

貴公子

寄上田僕射

寄令狐尚書

貴宅

詠貴遊

富貴曲

富貴曲

貴公子詠

富貴部紀事一

李商隱

前人

韋莊

韓翃

前人

曹鄴

姚合

杜光庭

李咸用

僧貫休

金元德明

人事典第六十九卷

富貴部彙考

書經

洪範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注 富者有康祿也

大陳氏大猷曰五福壽為先雖

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

禮記

周禮

天官

大宰之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

注 王昭禹曰先王制爵以待有德德有小大則爵

有尊卑外之為邦君則有公侯伯子男內之為王

臣則有公卿大夫士五儀之命見於諸侯五等之

命見於諸臣皆王之所爵也天下之人苟有之則

貴無之則賤此所以馭其貴 鄭鏐曰與以公侯

伯子男之爵則有為君之貴與以卿大夫士之爵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注 數地舉其土地之廣狹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

各言之也山澤所出如魚鹽蜃蛤金玉錫石之類

也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服衣服不假

注 宰邑宰也有宰則有采地矣食力謂食下民賦

稅之力衣服祭服也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

注 上士三命得賜車馬故問士富則以車數對也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注 庶人受田有定制惟畜牧之多寡在乎人故數

畜以對也

祭義

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

注 一命齒于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

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

三命不齒雖于其族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

可知此貴貴之義

第三九一冊 之〇七葉

則有為臣之貴

二曰祿以馭其富

王昭禹曰祿以待有功效有多寡則祿有厚薄故司勳等其功則王功曰勳終於戰功曰多上自國君下至庶人有授之田有授之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皆王所祿也天下之人苟得之則富不得則不富此所以馭其富 鄭錫曰與以萬鍾之祿則大焉而富之與以升斗之粟則小焉而富之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六曰尊貴

鄭康成曰尊貴尊天下之貴者 王昭禹曰爵以馭貴朝廷之所尊也馭以尊貴民知爵命之不可陵

又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

鄭康成曰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

又

九曰教以富得民

鄭康成曰富謂數中材物 王昭禹曰所生之物充物繁庶而民取之足以為富故曰以富得民

地官

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

鄭錫曰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資其有餘以補其不足苟謂其富厚而賦取無藝富者不安小民亦失所依非國家之福漢武因豪富筭緡錢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而海內蕭然蓋不知安富之道

爾雅

釋詁

賑富也

注謂隱賑富有 疏皆豐財也

富貴部總論

孝經

諸侯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孔子家語

六本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叢子

公儀篇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貴德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不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貴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韓詩外傳

論富貴

福生于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食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隆貪人敗類

無能子

質妄篇

天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爾所謂富貴者足于物爾夫富貴之元極者大則帝王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耶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旗鐵鉞故謂之公侯耶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轎車馬鐵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警蹕鐵鉞旌旗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為者也自為之反為不為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為富貴無物者為貧賤于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

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
冊府元龜

富

洪範之述五福其二曰富仲尼亦云富人之所欲也故潤屋之訓見紀于策書素封之重非藉乎祿位又何况編列之戶以財力相君游談之士以貧賤為恥者哉三代以下乃有陪臣擬于公室匹夫敵于國君財力雄于京師射獵比于王者莫不藉其世資因其邑入占山澤之貨憑商賈之業或深耕以多積或居物而射利以至權倍稱之息廣畜牧之術精于方伎處于浩穰以致夫生之厚焉然而老氏戒乎多藏仲尼鄙其不義自非保之以禮節約之以尋幅又曷能免充詘之誚逃偏重之覺哉

榮遇

易曰崇高莫大于富貴詩曰為龍為光蓋士之趨世者或道合時主或功濟大業然後享豐祿齒高位澤及于宗黨寵被于閭閻度越羣品垂為美談者斯有之矣若乃出于困辱奮自卑亢終以貴盛申其志節以至期運亨會勢望熏灼明詔敦獎徵美舉集或聚服歸于故郡或榮養及于庭闈或展墓以達永懷或即家而為公府至乃父子更任于劇職宗戚迭處于要任以壯齒而躋顯仕因請老而還舊貫中外更踐便蕃增秩時異其恩禮舉將更其出處斯皆才命胥契福祿來同致光景之振耀聳人倫之欽慕非夫保若驚之訓得持盈之道又曷能克終而寡悔哉
周子通書

富貴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清暑筆談

論處富貴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為富貴而處之不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持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富貴部藝文一

貨殖傳總叙

史記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蠶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柁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瑁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出山出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諸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

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少而山澤不辟矣此三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子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丘地瀉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池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饒蓋丹沙石銅鐵